

马拥军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从生活哲学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对生活哲学的对象和方法，却少有人涉及。我们认为，生活哲学是对原初生活世界的原初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对象是原初生活世界；而它的方法，由其原初性思考的性质所决定则是唯物辩证法。

一、生活哲学的研究对象

在我们看来，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原初世界。所谓“原初世界”，就是指生活世界，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指的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而不是世界的某个部分或领域；第二，它指的是研究者生活于其中的“原初”世界，是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从而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原初世界”具有世界性和原初性两个特征。

1. 原初世界的“世界性”。原初世界的世界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二是生成性。两者分别体现了原初世界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

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世界，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三个方面的统一，即“人在世界中的生命活动”，形成生活世界的整体结构。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统一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他两方面：任何一方如果离开了其他两方面，就失去了其现实性，不再成其为生活中的人、人的活动或人的环境。然而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这一观点。人们习惯于脱离生活、在想象中进行哲学思考。于是有的研究者离开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只是抓住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把它抽象化，然后在这一意义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的研究者离开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的现实的活动，只抓住“人”，在这一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人学”；有的研究者离开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抓住“他们的活动”，在这一意义上谈论“实践本体论”。与以上三种观点不同，也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人、活动和环境三者的结合，但却没有看到，“一些现实的个人”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活动”，这实际上描述的正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由此形成原初生活世界的整体。

其次，生活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生活世界的这一特点，是由人的生命活动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决定的。狭义的“生活”指人的生命活动，广义的“生活”则指这种生命活动所产生的一切。广义的生活有它的主体，这就是生活着的人；有它的对象，这就是人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有它的实质和核心，这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之所以在其狭义上被称为“生活”，就是因为它是全部生活世界的实质和核心，它的展开形成了生活世界。哲学不对生活世界进行纯理论的研究。一旦对生活作纯理论的研究，生活就不再是生活了，它变成了僵死的、没有生命的存在。对生活的哲学研究，必须在保持其生命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必须把生活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

世界性的两个特征——整体性和生成性，分别形成了生活世界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从空间结构看，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生命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三位一体；从时间结构看，生活世界处于不断的展开过程中，它的每一时刻都包含了肯定和否定两个环节，形成一个辩证否定的结构。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和辩证否定的时间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生活世界的总体结构。生活世界的世界性就表现为它的总体性。

2. 原初世界的“原初性”。原初世界的“原初性”至少表现在不可还原性、主体性和多样性三个方面。

关于不可还原性：在生活世界的三位一体结构中，人、活动和环境具有相互包含的特征，不能把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原为其他方面。如果一定要进行这种还原，就会发现，还原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剩余物，也就是说，会有不可还原的东西残存下来，而还原本身则是生命的倒转，是生活世界的被扼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首先就在于这种还原论：唯物主义者把人还原为他的环境，还原为自然界（辩证唯物主义者则把自然界进一步还原为

物质)，唯心主义者把自然界还原为人（还原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

在生活世界的否定性结构中，不能把现在还原为过去，或把未来还原为现在；进一步说，不能把生活世界的历史仅仅看作是“现在”这一时刻的无限延伸，不能把过去看成“已经过去了的现在”，把未来看成“还没有到来的现在”，否则就会陷入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在于把生活世界的时间结构简单化，误认为生活世界的时间是线性的，由一系列不同的“是”串起来的，没有看到肯定和否定交织的复杂特征，没有看到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意味着“是”与“应该”的统一。

关于主体性：原初生活世界具有反身性特征，由此决定了生活世界是特定个人的世界，而不是“无主体的世界”。生活世界的主体性表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共同世界中，而不可能生活在一个与他无关的世界中。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自身可以被忽略，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所研究的是一个无主体的世界。

我们只能从我们自身出发，研究我们自身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研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中的生存和发展。即使我们要研究的是别人的生活或古代人的生活，我们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研究不能没有立场，因为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都不能脱离生活。生活没有旁观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才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这并不是说青年黑格尔派没有关注德国现实，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哲学对德国现实进行批判，而是说他们站在旁观者角度研究德国现实，对德国现实采取了理论态度：一方面，他们批判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现实，而是“一般人”的现实，或“别人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哲学理论采取了一种非批判态度，仿佛他们的理论本身是超现实的。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哲学的对象只是客体，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本身。

关于多样性：表面看来，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世界，但是这些不同并没有大到把所有人的世界彻底隔绝的地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所有的人又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于是形成了生活世界的多样性与多层性。原初生活世界是多样性、多层性的统一。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是与主体的个性联系在一起的。当今时代还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各有其个性的时代，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平均化的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多多少少普遍化了的世界中。只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才有自己别有洞天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人可能不为多数人所理解，但甚至在他们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世界之间也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他们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同一物种，都沐浴在人类文明中，所以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并不否定它的统一性。

二、生活哲学的研究方法

生活哲学是对原初世界的原初性思考。只有能够进行原初性思考的人，才是生活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原初性思考”是相对于日常性思考和派生性思考而言的。原初性思考表现为面对原初生活世界进行的自明性、反身性和实践性思考。日常性思考则表现为习惯性思考，派生性思考表现为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信徒等人士的专门化思考。

原初性思考不同于习惯性思考。原初性思考是在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生成性中把握生活。习惯性思考对生活世界的认识一方面局限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局限于它的现存状态。一时一地的思考是一种权宜性的思考，它们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展开，如果放到同一个时空整体中，可以看到这些思考是相互矛盾的。局限于现存状态的思考是一种把世界的当下状态凝固化的思考。如果说一时一地的思考是一种片面性思维，那么局限于现存状态的思考则是一种固定性思维。

原初性思考不同于科学家、艺术家和宗教信徒等人士的思考。科学家有科学家的世界，艺术家有艺术家的世界，宗教信徒有宗教信徒的世界，这就是科学世界、艺术世界、信仰世界，等等。与此相应，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宗教信徒有宗教信徒的思维方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思维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只是派生性思考，正如作为它们研究对象的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和信仰世界等，都是从原初世界派生出来的，都只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的扩展。把握派生世界的思维方式，不适合用来把握原初生活世界。对原初生活世界的思考只能采用原初性思考的方式。

原初性思考有三个特点：自明性、反身性和实践性。

关于自明性：马克思在分析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动物是和

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动物跟人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马克思，第50页）马克思的话表明，动物的行动处于本能的支配之下，人则在本能之上有一个自我意识。人的自我可以控制、调节甚至压抑自己的本能，由此使得人的活动具有了自由、自觉的特征。这种“自由”、“自觉”不仅使主体自身变成了对象，而且使自己之外的对象世界变成了意识对象，从而具有了自明性。人的生命活动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可以在生活世界的总体关联中向研究者呈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原初性思考的自明性源于生命活动的自由自觉，因此不同于胡塞尔的“自明性”。胡塞尔悬置了人的生命活动，他的“自明性”仅是就纯粹意识而言的。马克思却不是就“意识”论意识，而是就生命活动论意识，谈论的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关于反身性：由于自我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其中一面针对着研究者自身，所以哲学思考必然带有反身性。这就是说，研究者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与他的自我理解程度成正比：研究者所能看到的世界的限度，取决于研究者对世界的理解程度；随着研究者视野的拓宽，他的世界的范围也在扩展。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生活世界本身，特别是研究者的生活经历，又决定着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并不是在世界之外成长，世界也不是在研究者之外独立地变化发展。研究者的成长与世界的变化发展是同步的。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他的生活世界的生成过程。因此，研究者和他的世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生活没有旁观者，这一点决定了原初性思考不仅具有自明性，而且具有反身性。原初性思考不是在生活之外思考，而是在生活之中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就构成生活固有的一个方面。

关于实践性：生活世界的生成性，源于人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体现了人和他的周围世界的关系。不能离开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对生活世界进行实体性考察。黑格尔曾经把反身关系纳入思想活动的范围；马克思则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人在世界中的现实存在，即人的生存和发展。主体与对象的思想关系只是两者现实关系的思想表现。因此，被黑格尔当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产生活动”，到马克思那里变成了“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变成了“自然界的对人说来的生成”。（马克思，第84页）因此，实践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对对象世界的改变，二是人的活动，三是人的自我改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原初思考的自明性、反身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活哲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唯物辩证法，无非是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考察生活世界本身的发展变化的方法。它要求回到生活中来，让世界以其原初面貌向我们呈现，并展示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方法包括三个环节或三个“步骤”：第一，回到生活中来；第二，唯物主义的生命直观；第三，辩证法的否定理解。

回到生活中来，隐含着对人们脱离生活世界的批判。“回到生活中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是脱离了生活的世界观，是一种悬在空中的智慧，我们必须使它回到生活的基地上。“回来”不同于“回去”。“回去”是回到我们之外的某个地方，“回来”则是回到我们自身，回到研究者的生活，不是回到研究者之外的某个人的生活。

“回到生活中来”，就是要从日常性思考和专门性思考中解脱出来，让生活世界以其原初形态向我们呈现。它要求对现有意识进行解构性还原和意识形态批判。其中，解构性还原是为了澄清个人的立场，意识形态批判是为了澄清某一社会集团成员的立场。因为不仅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变得世故，而且就整个人类来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会把对他们有利的意识形态灌输给被统治者，从而使生活世界以歪曲的面貌向人们呈现。由此，人类通常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能够看到的東西，而不是对原初世界进行原初性思考。

唯物辩证法的第二个步骤可称作“唯物主义的生命直观”。从方法论的立场来看，所有唯物主义都要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更不要加以歪曲。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唯物主义方法论表现为不同的要求。具体说来，费尔巴哈之前的唯物主义方法表现为还原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表现为双重“直观”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则表现为“现实世界”的呈现，可称为“生命直观”。

既然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把生活世界的三位一体结构和辩证否定结构看作原初的状态，还原论就失去了现实性。就是说，被还原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现实世界，而只是现实世界的抽象。同样，由于没有从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入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和单个人的直观。他没有把“生活”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所以充其量只能以经验直观之外的哲学直观来批判日常生活，没有看到经验直观和哲学直观都源于“生命直观”。马克思把作为“对象、现实、感性”的生活世界（对象世界、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的产物，唯物主义方法因而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要求：“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这里的“唯物主义”方法要求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当作人的生命活动来理解，是一种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种方法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即它的否定性特征。既然马克思主义者所直面的是“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满足于对生活世界的“哲学直观”，而必须进一步扩展到对它的“改变”。“改变世界”的要求，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辩证法。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性，是生活世界的生成性的表现。

马克思对辩证法作了经典的表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78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鉴传今（《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